

穿梭在歷史的屋檐下

郭一鳴



我在上一篇歐遊散記《雨夜，在德國小鎮喝啤酒聽故事》一文中，提及在華僑吳先生位於巴

伐利亞國王湖附近的科普勒克酒店，白天可以望見遠處山上的希特勒別墅「鷹巢」，有讀者問是否電視劇《雷震傘兵》（Band of Brothers）中美軍攻入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頂那座希魔行宮？是的，沒錯。電視劇應該是在鷹巢拍實景，劇中美軍狂飲行宮中珍藏美酒的情節，也是歷史事實，據說行宮中有特別Logo的餐具，後來全部被美軍掃掠一空。鷹巢位於德國與奧地利交界的阿爾卑斯山脈，海拔一千八百三十四米，童話般的國王湖一帶湖光山色一覽無遺。一九三八年納粹二號人物鮑曼（Martin Bormann）奇跡般建造這座別墅，作為送給希特勒五十歲生日的禮物，二戰後被美軍佔領，「鷹巢」（Eagle's Nest）的名字也是美國人起的（德國人稱為Kehlsteinhaus），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才歸還西德巴伐利亞州政府，據說當年有人基於政治原因，提議像其他納粹舊址一樣，將鷹巢炸毀，好在最終沒有成事，否則世人便少了一個非常美妙的旅遊景點。

巴伐利亞當局將鷹巢交給非牟利機構營運，各國各地遊客慕名而來，絡繹不絕，但是官方規定這地方不能以希魔別墅行宮宣傳招徠。這座神秘建築物基本上保留原貌，走廊展出的資料，有好幾幅希特勒和情婦愛娃在別墅活動的照片，別墅的核心部分大會議廳，則已經改為一家餐廳，只有意大利獨裁者、被稱為希特勒的豬隊友墨索里尼贈送的赭紅色大理石壁爐，依然保留原處。我們一邊吃午飯，一邊「腦補」當年希魔與一班納粹高層，如何在這個大廳密謀籌劃法西斯罪行，那是人類最醜惡的一幕。

二戰後德國當局對納粹罪行進行徹底清算，毫不含糊。鷹巢可保留，但不能以希魔別墅作宣傳，不能美化納粹人物罪行，這是紅線。反思侵略罪行，德國比同是

戰敗國的日本做得好。

在鷹巢以西二百多公里，同樣位於巴伐利亞境內阿爾卑斯山脈的新天鵝堡，則美得令人驚嘆，背後故事非常有趣。新天鵝堡到底有多美？看看迪士尼樂園的Logo和香港迪士尼的睡美人城堡就知道，童話世界的城堡就是以新天鵝堡為藍圖。導遊說，沒到過新天鵝堡，就等於沒到過德國，我覺得這話不算誇張。新天鵝堡於一八八六年建成並對外開放，但城堡的主人、四十歲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卻在這項嘔心瀝血、歷時十七年的工程完工之前六個星期，先遭軟禁後離奇死去，成為一段歷史懸案。

參觀新天鵝堡必須預約購票，遊客準時按門票指定時間魚貫進入城堡，導賞耳機有中英日等國語言翻譯，國王臥室和會見大廳都未曾正式啓用，牆壁上幅幅洛可可風格的油畫，巨大的皇冠形金色吊燈，城堡內的設計裝飾，處處流露出路德維希二世對中世紀君主制度的懷念，用現代的話說，路德維希二世是一個希望歷史倒退的君主，結局令人唏噓。這位英俊國王一生充滿傳奇，特別是他和表姑、奧地利皇后茜茜公主的終生友情令後人津津樂道，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留給世人多座極具藝術成就和歷史意義的城堡宮殿，除了新天鵝堡，還有林德霍夫宮、海倫基姆宮。

歐洲很多景點都與宗教或皇室有關，像新天鵝堡，還有我們此行遊覽過的奧地利皇宮美泉宮、匈牙利布達城堡、捷克布拉格皇宮，還有聖維特大教堂、薩爾斯堡、布達的漁人堡等等，這些皇宮古堡教堂最遲建於十七、十八世紀，更早的建於十二、十三世紀，雖然經歷改朝換代，經歷中世紀和之後多次戰禍，甚至兩次世界大戰，但這些經典建築大多保留完好，有一些被戰火毀壞的，後來也盡可能按照原貌修復或重建。一座歷史建築就是一段凝固的歷史，記錄時代的血與火、幸與不幸、黑暗與光明，留連在這些歷盡滄桑的經典建築之前，彷彿穿梭於歷史的屋檐下。歐洲人尊重自己的歷史，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



▲阿爾卑斯山脈的新天鵝堡美得令人驚嘆

資料圖片

知遇

任林舉



秋風乍起的時候，我想起了春天裏的那個故事——也許是在巴黎的一個地鐵車站，也許是在我某一個恍惚的夢裏，有一個衣着乾淨、神情憂鬱的手風琴手。

每天，他都來得很早，似乎在所有人起床之前他就在通道旁坐定，開始他旁若無人的演奏。一整天，沒人見他說一句話，也沒人見他有片刻的歇息，直到很晚，才收起裝了一些零錢的舊禮帽，離開。他就像被上帝遺落在海灘上的一塊石頭，以沉靜應對着數不盡的潮漲潮落。

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他的經歷和身世，也沒人知道他的靈魂裏棲息着什麼。人們猜不透，也無法命名這個突兀的人，所呈現的是怎樣一種人生姿態，他在等待，還是在尋求；在傾訴，還是在呼喚？熙熙攘攘的人流從他身邊經過，帶走了他美妙的琴聲，偶爾，也丟下零星的憐憫或感嘆。

突然有一天，一個女孩到來。她並沒有給他一分錢的施捨，但她安靜地坐下，仰望着他，在暗淡的通道裏沐浴着他音樂的陽光。她聽懂了他的音樂、他的訴說。她也許不再知自己在哪裏，還要去哪裏，她忘記了離開。從始至終，他們都沒有說一句話，但他們好像把一生一世的話都傾吐給彼此。

天空已經完全黑了下來，好像這世界就剩下他們兩個人。於是，男人張開了他

寬厚的臂膀，把女孩抱在懷中。這一天，手風琴手並沒有收起地上的零錢，他們相擁着走出地鐵時，甚至把那個舊禮帽也踢翻了。現在，那男子更是一副連整個世界都不放在心上的樣子。

我想，從下一次太陽出來開始，世界上或許少了一個，或許又多了一個街頭藝人。但是關於愛，我們千萬遍地提及，又千萬遍地放下的那個話題，再一次地讓我感到美好而神秘。

我不知道一個生命和另一個生命到底怎樣才能相互遇見、發現和相知，到底怎樣才能在對方的生命裏找到那個久已迷失、流落紅塵的自己。

下雨了，我看見很多條水線交織、傾注於大地，也有一些水滴從樓檐上不住地滴下來，一滴砸在另外一滴上，合為一滴，分不出彼此。於是想起博爾赫斯描述過的那種境界：「就像一滴水，溶入另一滴水」，大師說這話時多半也是指兩個靈魂的交融吧？但是，一滴水與另一滴水的相遇由誰來確定？

命運。

我把目光盡力地探向雨的深處，並徒勞地揣度着命運的性格。很多的雨，很多的雨水，從各處匯集到一起，形成水流。

其實，一滴雨從雲端到地面的距離，正如人短促的一生。在這個有幾分蕭索的秋日，我已經清晰地感到，自己就是一滴還沒有面對最後結局的雨。在不由自主的墜落中，我已記不清，曾經和其他雨滴共同經歷過幾分幾合；也無法確定，未來還將有怎樣的碰撞與融合。

午門以深

祝 勇



（二）

紫禁城是「五門三朝」制度，這是周代就確立的一項宮殿制度，《周禮》《禮記》《儀禮》中都提出過「天子諸侯皆三朝」之說。「五門三朝」是指五道門將皇宮分爲三個不同的行政區。對於「五門」，明清的定義略有不同，明代「五門」爲：大明門、承天門（天安門）、端門、午門、奉天門（太和門），而清代的「五門」則是：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和乾清門。三個不同的行政區（「三朝」）是：外朝，治朝，燕朝，分別舉行大規模禮儀性朝會、日常議政朝會和定期朝會。

「外朝」是商議國事、處理獄訟、公布法令、舉行大典的場所，位於宮城南門外易於國人進出的地方。在明代，承天門（天安門）外是「外朝」。朱祁鈺登基那一天，文武百官在奉天殿跪聽即位詔書，然後魚貫出宮，到承天門前，等待着那詔書在這裏頒行天下。與此同時，詔書被儀衛官托在雲盤上，從官舉着黃蓋，護送雲盤出午門，放進事先停放好龍亭內。鑾儀衛抬起龍亭，跟在皇宮御仗後面，在樂聲中走出午門、端門，然後沿着承天門北面階梯，送上承天門。

在承天門外金水橋上站滿的官員們，再一次聽到了宣讀詔書。之後，宣讀官小心翼翼地把詔書放進禮器，沿着承天門上堞口正中，慢慢地降下。在明代，盛放詔書的禮器是一個精製的木櫃，在清代，詔書則銜在一隻金鳳的嘴裏，那金鳳高二尺一寸五分，站在鍍金雲朵之上，從承天門上緩緩飄落，在紅牆的背景下，金光閃動。城樓下面，禮部官員恭敬地接下詔書，放回在龍亭裏，護送至位於大明門東側的禮部，刻板印刷，而後頒行天下。

除了頒布詔書，外朝也是皇帝對百姓發布諭旨的地方。所謂百姓，當然是選出來的代表，在明代，每月朔日（初一），那些被選出來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會站在金水橋南，等候京師地方長官手捧皇帝諭旨從宮裏出來，站在金水橋前宣讀諭旨。諭旨內容大多簡單，不外乎勿忘耕種、注意防災之類，卻是皇帝表達親民務農思想的一種方式，以至於在明朝，沒有皇帝對此怠慢，連嘉靖、萬曆這些懶得上朝的皇帝也基本不誤，比如嘉靖十三年四月，皇帝的諭旨如下：「說與百姓每，用心耕耘，毋荒……」〔王鏡輪：《紫禁城全景實錄》，第四至五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端門在承天門(天安門)北，與承天門（天安門）形制基本相同。「端」，



▲午門的主樓是重檐庑殿頂，面闊九間，進深五間

資料圖片

有端正謹嚴的意思。端門端端正正地橫在皇城城門與皇宮城門之間，如同一座巨大的屏壁，「提示前往皇宮的人們，保持莊重的儀表和肅然的心境」。〔王鏡輪：《紫禁城全景實錄》，第四至五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端門到午門之間的連線，是一個巨大而狹長的封閉空間（可稱廣場或院落），是皇城到皇宮之間的過渡區域。從內向外看，它是皇宮的外延空間；從外向內看，它則是進入皇宮前的序曲。

在端門與午門中心連線（即紫禁城，也是北京城中軸線）東西兩側，用於祭禮祖先的大廟與用於祭禮社稷的社稷壇遙遙相對。大廟代表時間的傳遞，社稷壇代表空間的綿延，「左祖右社」的布局，將無限的皇權收納在禮制的約束中，又將中軸線上縱向的宮殿接力納入到一個橫向的、無限深遠的時空體系中去。

威嚴的午門，好似一道巨大的屏壁，讓門後面的宮殿顯得更加神秘。午門是紫禁城的正門，無疑是皇宮最重要的一座大門，因此採用了建築中的最高級形式。午門的台基高十二米，比十米高的宮牆還高兩米，加上門樓，午門總高三十八米，比太和殿還高。因此，在我眼裏，午門更像一道幕布，一道巨大的天幕，自高空垂落下來，可放電影，把宮殿中演過的歷史大戲，再投射到午門的紅色墩台上。我一直有一個奇思異想，就是在午門上演燈光秀，把它的墩台當作超大銀幕，因為它剛好是一個橫長的矩形，猶如一個展開的繪畫手卷，可以把特別製作的超大視頻投射在上面，讓歷史圖像與歷史建築，渾然一體。

中國古代建築，前後四根柱子圍成的一個方形空間叫做「間」，與今天所說幾間房子的「間」不是一回事。紫禁城九千多間房子，也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間」不同。在古代皇家建築裏，「間」也是表示「級別」的單位之一。午門的主樓是重檐庑殿頂，面闊九間，進深五間。九是最大的陽數，也就是奇數，五是中間的陽數，

九和五，都是尊貴的數字，所以古代帝王，被稱為「九五之尊」。

午門沿襲唐朝大明宮含元殿以及宋朝宮殿丹鳳門的形制，主樓東西有雁翅樓延伸，上有五座重樓，高低錯落，左右翼然，有如大鳥展翅，所以也叫「五鳳樓」。午門位於紫禁城南北軸線的正南方，也是子午線的午位，因此稱為午門。

古人用四種神獸對應東西南北四個方位，這四種神獸分別是：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南方對應的是朱雀，丹鳳門（宋朝）、五鳳樓（明朝）的「鳳」字，正是暗喻着朱雀的意象。

五鳳樓朝天而開，過了此門，就不再是人間，而是「天朝」，所以這闕樓，被稱為「天闕」。岳飛《滿江紅》詞裏曾說：「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午門「中開三門」，兩旁各有一掖門，中間的門，只為皇帝而打開（文武百官走東側門，宗室王公走西側門），只有殿試前三名，即狀元、榜眼和探花，中鶴後可以從中門出宮一次，這一次經歷，也因此成為他們一生的榮耀。

紫禁城猶如一部複雜的密碼本，它的建造者在裏面預置了太多的密碼。就像這午門墩台，從空中看，是一個巨大的「凹」字，午門廣場則是一個巨大的「凸」字。凸與凹，猶如木建築的構件，榫卯相契，正負（陰陽）相合。有意思的是，把這一「凸凹組合」放大三十六倍，剛好與紫禁城的結構相吻合，因為紫禁城的外朝與內廷，剛好是一對「凸凹組合」。而三十六又不是一個普通的數字，它在傳統數理中象徵「天罡」之數，三十六位神將拱衛的星宿，就是紫微星垣。而紫微星垣正是天帝的居所，猶如紫禁城，是「天子」在人間的居所。

（未完待續）

觀《影》有感

鍾林芝

墨，如果說層林盡染的山水有《英雄》，刀劍入夢的江湖有《十面埋伏》，那我想水墨丹青從此就有了這部《影》。

也許這就是「老謀子」的私心，國風風格的電影裏，縱使後人居上，但張藝謀的符號已不可磨滅。六十八歲的張藝謀，從來就不是講故事的好手，他不是編劇型導演，攝影出身的他拿起自己最擅長的利器，用一段傳統三國內核的故事為國人帶來古裝片的另一種風格，為國際帶去一次震撼影人視聽的正統中國文化輸出。

大約是為配合水墨的雅致，在場景



▲張藝謀電影新作《影》深入刻畫人物間的對壘

布局方面，張藝謀放棄了以往氣勢磅礴的大場面，轉而在這部片中，選擇了深入地刻畫人物間的對壘。這種方法自然是有優點的——鄭愷飾演的主公，鄧超飾演的子虞和境州，孫儷飾演的小艾，胡軍飾演的楊蒼都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但缺點也是存在的，沒有了金戈鐵馬場面的戰爭片總會讓人覺得戰爭還沒有開打便已經結束了。

儘管《影》的故事其實比較簡單，改編自為人熟知的三國荊州事件。但其裏面的人物有很大改變。子虞的人物背景應該是周瑜，周瑜的狠和狡詐在子虞身上我可以感覺到。楊蒼的背景是關羽，胡軍演繹的楊蒼一股俠義正派的性格酷似關羽。孫儷所飾演的小艾是小喬的翻版，雖然這裏面沒有描繪小艾是否美若天仙，但她夾雜在兩個男人之間那種痛苦和無奈好比小喬的幽幽相思之苦。另一個特點就是雨，細心的觀眾會發現這部電影所有的外景都是雨景，就連上殿的時候外面也是陰雨濛濛。我的理解是雨天給人的感覺是壓抑，沉重。可以感覺出沛國整個國家就是君臣不同心，每個人都各懷鬼胎，所以他們一上朝就如同這雨天一樣，沉悶，默不作聲。在這部電影裏，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野心，都不甘願當別人的一顆棋子，都希望當一個執棋人。但可笑的是，最終誰也逃不開這一場博奕……

《影》，既是對電影水墨風格的一種詮釋，又與中國哲學中的陰陽相呼應。影，既有白，又有黑，而這二者之間如何取捨，就因人而異了。但對於觀《影》者而言，佳片如斯，總算是對得起票價的。